



根之缘

□ 黄云玲

巍巍大洪山下，一位平凡而朴实的残疾农民，却与众不同地与文根结缘。几十年来，在与命运抗争的人生历程中，他用执着、双手、智慧和别人难以想象的付出，精心雕刻出大洪山民间文化书籍、大洪山根艺文化、大洪山特色文旅产业等一件件让人叹服的人生作品。他的一生，更像他雕刻的一件件根雕艺术品一样，化腐朽为神奇，精美绝伦，价值非凡。低调本色、身残志坚的他，在所有熟悉他的人眼里，就是一个顶天立地、形象高大的铮铮铁汉。他是随州市自强模范、随州十大杰出农民、随州市道德模范、随州民间文艺大师——薛国旺。

追寻光芒和自带光芒

灯光如豆，秋虫合唱。
灯光下，做完作业的少年没有一点睡意。他央求母亲：您再给我讲个故事听，听完我就睡。
母亲慈祥地笑了。这个小儿子爱学习，对一切充满着好奇和热情。尤其喜欢看故事，对大洪山的历史传说更是表现出极大兴趣。
母亲放下了一半的鞋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她在忧虑儿子今后的道路要怎么走下去？原本生活颠沛流离，健康的儿子，因意外导致下肢残疾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好胳膊好腿的人尚且生活艰难，儿子今后要在大山里生存，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。
但睿智的母亲知道，知识可以让人变得内心强大，成为精神上的巨人。从这方面讲，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。她有的，能给予儿子的，是一肚子故事。每天，哪怕再累再困，她都会陪着儿子做完作业，再给他讲两个故事。这个过程是幸福的、温暖的。母亲孝顺、守信如恒，跟故事里的场景如出一辙。

只是母亲不知道，一颗种子，一颗热爱生活、热爱艺术的种子已由她深深植于儿子心中。
母亲常常牵着他的手走在山里，指着各种植物，讲解着各种传说。大洪山是个宝库啊，藏着混沌和七巧带来的24件宝贝，有娥皇修练成仙的“娥皇洞”，有鲁班挥斧墨的“娥皇洞”，那是炎帝尝百草的沟谷，那里是绿林义士赵邦贵起事的地方，大洪山的茶叶是神仙喝的呢……母亲就这样牵引着薛国旺走向一条充满艺术魅力的人生之路。
多年以后，已成为根雕大师的薛国旺，谈到他的艺术成就，谈到他的根雕，谈到他的根雕文化园，都会不自觉地谈到母亲。母亲会讲故事的每一个故事，像一股清泉在他心里流淌，滋养着那棵已经萌芽的艺术之树。有些故事，薛国旺爱上了阅读，爱上了人世间的山水、林木、花草、飞禽和走兽，连一块普通的石头、一节枯树根在他眼里都有难以言说的美，都是值得敬畏的生命。他后来把这种来自大自然的奇妙以根雕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并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，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分不开。
学习伴随了他一生。或者说，他从没有放弃学习知识。

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残疾，薛国旺似乎比一般孩子都要成熟一些，他常常会在母亲慈爱、隐隐担忧的目光中思考，身体残疾的自己，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？而他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投向巍峨逶迤的莽莽大洪山，仿佛大洪山的胸膛中蛰居着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具体是什么，当时的薛国旺并不十分清楚，但他清楚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无论怎么走，都必须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。回过头来，薛国旺才发现，20岁以前，自己拼命读书、学习文化，缠着母亲讲故事，到处听别人讲故事，仿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做准备。
地灵则人杰，巍峨壮观的大洪山，如诗如画的大洪山，从远古地心深处隆起站立了7000万年的大洪山，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物，太多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。
它们像一颗颗珍珠，散落在大山最隐秘的深处，珍藏在大洪山世代子民心中。聚沙成塔，它们期待着有一天，有人也能将它们挖掘出来，串在一起，聚光耀辉，抖落岁月尘埃，发出永不熄灭的光芒。
这个重任一直压在大洪山肩上。大洪山最终选择了残疾青年薛国旺。
只是，它们还要考验这个爱学习、爱听故事、做事不言放弃的青年人。让他承受更多的贫困、孤独、寂寞和苦难，是命运的安排，也是造就才子的必由之路。
等待薛国旺的，或者说磨难薛国旺的，是近20年的艰难跋涉之旅。

大洪山赤子和大洪山之魂

1980年，18岁的薛国旺高中毕业。农民的儿子只有回乡务农一条路，薛国旺扛起背篓回到家里，回到他养他的大洪山里。
对薛国旺来说，回乡并不是一件令他失落的事情。相反，他认为大洪山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巨书，值得他用一生去解读、去品味，并由他转述出来，让更多人知道。
白天，他愉快地下地劳作；夜晚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、写作。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地理等书籍，只要能找到的，都是他涉猎的范围。
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肚子里装满各种故事的薛国旺变得“富有”起来，他是那么与众不同，鹤立鸡群。这个母亲担忧的残疾青年身上，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他一道光，照亮清贫而寂寞的生活，也影响着周围的人。一群跟他志同道合的青年们聚在一起，连武汉的下乡知青也跟他们打成一片。后来，他们办文学社团，油印文学刊物《绿林》，将大洪山的文学沃土深耕深掘，搞得有声有色。

趋光而行，是人类的本能，一切美好都是无法抗拒的光芒。被薛国旺吸引，那时是个名副其实的“文学版”的张会，带着她美好的爱情悄悄循光而来。
不得不说，漂亮贤惠的张会，拒绝了众多追求者，义无反顾爱上了又穷又残疾的薛国旺，是她一生中最好、最正确的选择。虽然，她陪着薛国旺走过了20年难以想象的艰难历程。
当别人用“夫唱妇随”来形容夫妻感情融洽，共同向着美好生活一起前进的时候，张会体会最深的，是薛国旺为了他的梦想——文学梦、根雕梦、根雕文化园，把偌大的后方丢给了自己。20年，薛国旺没有一刻停止过。他经过三年刻苦自学，拿到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。烧瓦窑、养羊，所有的付出，都是为了外出学艺、积累知识，为他心中那个巨大的目标在做准备。20年来，张会没有一刻停下过双手。不应该说40多年，从她嫁给薛国旺开始，两个孩子的教育、家里的杂务、农田的耕种收获，张会都用柔弱的双肩全部挑起来，不让丈夫分心。到现在薛国旺成功打造根雕特色文旅产业，助力大洪山文旅旅游，带动周边乡亲致富，张会仍然在劳作——她经营的根雕民宿，给游客以全新的体验。对丈夫的每一个决定，她都毫无保留地选择支持。无论是放弃自己的文学爱好，更加辛苦地承担所有，成全爱人，还是跟丈夫比肩前行，为丈夫的事业锦上添花，张会都做到了极致。“他的双手就是搞艺术的手。”张会不忍心丈夫被俗务羁绊，放慢脚步的步伐。

唯有最真挚的爱，才有最无私的成全。
追随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。薛国旺追着老人们听故事，丝毫不亚于年轻人追捧明星的狂热和执着。他可以不要报酬帮民工在工地干活，和民工住在简易工棚里，就是为了在休息间隙听他们讲故事。40度以上的高温酷暑，蚊虫轰炸般的围殴，都不能阻止他通宵达旦记录和整理听到的故事。
当然，老人们也愿意不保留地把故事讲给他听，他们甚至很感动，并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像薛国旺一样，尊重他们，尊重他们讲出来的每一个传说、故事。虽然他们听的故事，都来自于父辈的父辈、祖辈的祖辈，就这么口口相传，一代一代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。那时候，大洪山里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能讲故事，薛国旺是他们最忠实、最痴迷的听众。
在相对的时代做着对的事情，是薛国旺的人生信条。
从20岁到40岁，薛国旺做了两件事，为了生活，他烧过瓦窑，在山上养过羊；又似乎只做了两件事，学习文化，学习根雕技艺。
“我现在的艺术成就，几乎大部分来源于这个时候的知识积累。”薛国旺的眼前，像电影镜头一样，闪过一幕幕场景。是两个孩子父亲的薛国旺顶着星星，披着朝霞穿行在巍峨秀丽的大洪山里，走在山坳孤村的小道上，心情像极了清末诗人傅秉成：“有柴不真寒士，人呼像傅先生”。贫穷有限制薛国旺的想象，反而让他像一精力旺盛的稚龙，畅游在大洪山浩瀚的历史传说中。他采访过一百多个土生土长的民间老艺人和喜欢讲故事的老人。

历史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、甚至变形，这是一种文化的损失。薛国旺在采访中深深感到一种紧迫感：大洪山的历史文化必须抢救性地挖掘出来，这是一个大洪山赤子的责任。薛国旺把这个责任理所当然地扛在自己肩上。
大洪山的山水村落用深沉的沉默注视着他，迎接着他。历时三十年，薛国旺的足迹遍布了大洪山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寸土地。每一棵树都认识了这个爱听故事的残疾青年，每一只小鸟都愿意唱给他听，每一条山蚂蝗都不忍心咬他的鲜血，每一滴水都愿意滋润他干涸的甘泉。
靠一条好腿从青年走到中年，薛国旺就是把大洪山走了三遍！第一遍，一百多名老人接受了他的采访；第二遍，这些老人只剩下八十多人；第三遍时，他悲伤地看到，只有十几名老人像暗淡的孤星一样，悬挂在人生的天幕上。
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，记不清磨烂了多少双妻子做的布鞋，更记不清荆棘在他身上挂破了多少条口子。
人杰地灵的大洪山应该庆幸，抖擞尘埃的随珠应该庆幸，洁白如雪的随珠马应该庆幸，所有从历史深处走到《大洪山风情录》、《大洪山传说》中的风物、人物都在弹冠相庆：大洪山从此有了文化之魂！大洪山历史传承的脉络，将更加清晰。
大洪山其实没有忘记薛国旺，没有忘记他为了《大洪山风情录》展现在世人面前，毅然放弃商品粮户口和一份体面工作的决绝选择。
大洪山以另一种更博大的馈赠成就了他。

残缺身体和圆满人生

大洪山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艺术珍品，植物茂盛，森林覆盖率90%以上，是一片绿色的海洋，也是“鄂中绿宝石”“武汉后花园”。境内奇珍异树，种类繁多，千奇百怪，站立千年，是“中华银杏第一树”。

在漫长艰辛的跋涉中，薛国旺对大洪山的感情发生了质的升华：众生有情，万灵有爱。面对大山心生敬畏，面对蚂蚁心怀慈悲。一片树叶的生命走向他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一截枯木、一块石头，在薛国旺眼里，是几千年的海枯石烂、沧海桑田，是无言的时间长河、历史印痕的解读，是该被尊重和再现的另一种历史文化。
根雕悄悄走进了他的生活，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以一种近乎执着的心态爱上了根雕，并当作一生的艺术追求。

薛国旺的根雕作品《昭雪出塞》，曾获得过国内大奖。解说词是他自己写的：多少年的沉寂，多少年的等待，也正是为了这一刻的永恒，让刀雕刻出深沉的沧桑。他用诗意的文字，完美诠释了来自岁月深处的孤独：你那凝固的忧伤，让世人读懂了你长久的依恋；你那深沉的凝视，让世人明白了你不变的情怀。大漠的风沙，已让你的裙摆变成了永恒，根之雕刻，更是复活了你千年的美丽……
这是一种面对面的灵魂对话，是与来自地球深处、沧桑岁月的彼此交流。

与其他艺术相比，根雕艺术，真的是一种洪荒中的留白。
这种留白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独特眼光和匠心独运，或者说是一种天赋异禀。
大洪山的冬天寒冷，村民们习惯上山挖枯树兜烧火取暖。树兜耐烧，烧一壶水不用，不必加柴，到那时候自然滚沸。下面埋几枚香甜软糯的地瓜，一家人围坐一圈，叙家常，其乐融融。
薛国旺的很多作品都是用一车车上好柴火跟村民换的。
在一户人家的场院里，静静躺着一堆树兜。这户人家十分勤劳，正拿钢锯把太大的树兜分割成小块。薛国旺指着其中几个树兜说，这几个别烧了，卖给我好吗？村民奇怪，你要这个干嘛？薛国旺坦坦荡荡说，这可以做成根雕，是艺术品。村民笑了，你拿去卖，不要钱。薛国旺就和妻子给村民送去一车车柴火。

后来，更多村民知道大洪山里有一个爱树根、爱奇石怪状的残疾人，这个残疾人写了《大洪山传说》的书，他们的子女儿孙是读着这本书长大的，所以愿意把薛国旺认为有价值的树兜、石头、奇石送给他。外面的人花高价要买，他们不为所动，留不留着等薛国旺来。
薛国旺的根雕文化园里，每一件作品几乎都有一个故事，有些还很奇妙。
有个村民在很远处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，被踢到了脚。他多看了几眼，又抬头看着大树，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枝照在石头上，光耀闪烁，石头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。村民自言自语地说，等会回家时把这块石头带回去。结果一忙，村民忘得一干二净。三年后，村民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个声音对他讲，你答应要带我回你家的，怎么失言了呢？村民惊醒，猛然想起那块踢到脚的石头，等村民将石头弄回家，清除干净一看，石头像极了那只石头观望的神龟。故事传开，有人慕名上门求购，村民拒绝。薛国旺上门，村民一口答应。神龟去了它该去的地方，到了懂它的人手里，既是一种缘分也是造化。
大型根雕《九龙戏珠腾盛世》是薛国旺根雕文化园的镇园之宝。说起这件作品，薛国旺总是喜形于色。
这是一棵千年古槐的前身。也许是唐朝就开始萌芽，沐浴过最温暖、最浪漫的月光，也经历过最炙热、最强烈的火焰。寒来暑往，岁月更迭，它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，一定看透了世道轮回，万物生长，花开花落。悟透了生死如幻，菩提明镜。一千年太久了，它在大洪山的土地上，默默地站，静静等待一次涅槃和浴火重生的机会。死就是永生，一干多岁了，这个道理它懂。
一次雷击，古槐达成所愿，巨大的身躯轰然倒下。
多少人走近这个重达十几吨的庞然大物，又叹息着离去？冥冥中注定了薛国旺是它等待千年的那个有缘人。
六年，相比千年，只是一瞬。对于薛国旺，却几乎耗尽了一生心力。三年构思，心里的草图又岂止以吨计？日日与古槐对话，或谈天说地，或激昂相对，每一日都在付出真情。三年雕刻，薛国旺病了三年，呕心沥血一千多个日夜，一刀一凿，俱是深情。一件对于大洪山、对于薛国旺人来说，堪称旷世之作的根雕作品《九龙戏珠腾盛世》横空出世，一下子就惊艳了所有人。这件作品以镂空雕的手法，集艺术性、收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，将龙的神韵、龙腾四海、龙腾祥云、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栩栩如生。千年古槐，魂兮归来。

文化可以变成一种滋养，变成自信被传承。根雕艺术能以文化的形式，走进寻常百姓家，并融入时代的洪流中吗？薛国旺在接触根雕时就在思考。
匠心独运现一堂灵性，枯木重生充满奇迹。这是薛国旺根雕文化园根雕博物馆的一副对联。什么是奇迹？心无旁骛做成了别人做不到的事，就是奇迹。
艺术一旦与实用相结合，产生的效果是一种奇妙的体验。座椅、茶台、花鸟走兽，乃至人物、饰品，无不彰显着艺术的高雅存在，还原着一根一木的前世今生和重生。又不失物品的实用性，使用中体验美，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和愉悦，简直妙不可言。将根雕赋予实用价值的同时，使根雕有了更深层次的东西，在国内薛国旺是首创。

说不清是大洪山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，使薛国旺的根雕文化园扬名在外，吸引着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地艺术家前来寻找创作灵感，无数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览，还是根雕文化园盛名在外，无形中带动了大洪山旅游业的发展，谁也说不清。而薛国旺精心打造、以根雕文化为主题，占地10余亩，“根”十足的大洪山根雕文化产业园，已成了旅游者 and 随州市民心目中的诗和远方。那里的根雕博物馆、根雕体验馆、根雕茶馆、根雕书画阁、根雕客房等，都是人们洗净世俗铅华、抛却尘世烦恼的最佳场所。
一生都在追求完美，已过花甲之年的薛国旺，早已活成了别人眼中的诗和远方。哪怕是为了生存，他从事着最繁重、最边缘的劳作，近20年游走在贫困的绳索上，他也没有停下发现美、创造美、再现美的脚步。

有一个女教师慕名来根雕文化产业园玩，被产业园的整体布局和根雕作品震撼到了。她在园里流连忘返，每一件作品都像磁铁一样，让她挪不动脚步，移不开目光。她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竟有这样奇妙的创造？几经找寻，在一个角落，她看到薛国旺在安静地读书，身边是几件尚未打磨上漆的根艺。女教师似乎瞬间懂得了一切，她没有打扰薛国旺，悄悄走了，把这幅画面写进了她的文章中。
都说上帝为残疾人关闭一扇门，会打开一扇窗。可门和窗能一样吗？薛国旺清楚地知道，如果上帝没有关闭通向世界的大门，他的艺术道路会走得更远、更宽广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薛国旺是背负巨大负荷的孤独行者。

“每当我觉得孤独的时候，我会一个人静静地听音乐，让悠扬的旋律温暖我的时光，洗涤心里的伤痛和疲惫。这也是我休息的唯一方式，仔细咀嚼孤独也挺好。”薛国旺说得轻描淡写。
但我知道，为艺术献身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孤独的，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。薛国旺的内心，有一种精神环境，可以滋养一种力量，让孤独消弭于无形，进而迸发前进的动力。
这，才是他作为技能大师最美的诗和远方。

后记

说实话，当李总希望我去采访薛国旺，对他荣获随州市“技能大师”称号，对他的“大师工作室”进行一点文字描述，我其实挺有压力。薛国旺在根雕艺术领域的成就本身已经是大师级的实力，一个“大师工作室”名号，对他充其量只是毛毛雨，影响力不大。另外，薛国旺自己文学素养很高，在很早就办过文学社，出版过自己的诗集《心泉》，对大洪山的历史传说进行了抢救性搜集整理，出版的《大洪山风情录》《大洪山传说》，对大洪山的历史故事、人物传说、风物传说、民风民俗等方面，最清晰、最系统地还原了大洪山的历史真相，奠定了大洪山历史文化基石，其权威性不容置疑。
还有一点，写薛国旺的人太多了。其中不乏大家，已将薛国旺的人生脉络写得清清楚楚。我一个在文学上打酱油的，凭什么有底气做到另辟蹊径或是锦上添花？
但理解薛国旺，他和薛总都是残疾人，更是惺惺相惜的兄弟。兄弟情谊岂是狭义的相互帮助？那是彼此对彼此的认同、关注、激励和渴望能为对方做些什么。冲这一点，我就像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，义无反顾去了薛总的“大洪山根雕文化产业园”一探究竟。
薛总说过，你是不进我的内心。我认同，搞艺术的人大都孤独。他们本能地远离尘世喧嚣，将自己置身于艺术的净土，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。热闹有热闹要付出的代价，孤独有孤独的境界。根雕领域，同行者寥寥，孤独更甚。
薛国旺享受这份孤独以及孤独带来的诗意体验。

薛国旺的根艺文旅园预订联系电话：13774116450（薛先生）；13257220028（张女士）

